

卷九

書名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嘉靖五年高陵呂氏刊本
 撰者 宋 文彥博 撰，明 呂柟 校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別集-北宋
 索書號 集部-別集-3-28
 編號 D7220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20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別集-3-2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嘉靖五年高陵呂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潞公文集卷第一

古賦

聖駕幸太學賦并序

家以寰宇昭泰仍歲登平務恢儒風以章示黎獻
 帝乃備法駕幸于太學詔諸儒博士講論前典親
 聽焉臣獲逢休吉之期恭聞偉盛之事舞蹈不足
 於賦誄誠不能述宣上德褒讚形容姑第樵夫之
 不協擊轅之韻爾詞曰
 受命之四葉皇上御極之三年九有成若六合
 黎庶躋于壽域文教燭乎永天朝無闕政野無

出處交游五十春洛城晚歲卜親鄰東齋錦襪清談
處今日重來淚滿襟

大抵神存體不留萬安

下宅松楸平生燕集歌懽

友伯壽應同泉下游

正叙新阡與
劉伯壽鄰

每讀龜書鴻範篇人間五福是高年公年九九雖無
憊散盡耆英我屹然

文路公文集卷第八

文路公文集卷第九

論

序賓以賢論

前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施於國不可
斯渙而忘用於身不可造次而闕忘之則紊上下之
序闕之則乖孝弟之風聖人知其然也乃曲為之禮
事為之防既養老於太學仍校年於天下所以揉民
於孝弟習俗於醇厚者矣故五帝憲德載之惇史三
王乞言詳於先籍是知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古之
盛王未有遺年者焉而饗禮燕禮節文尚踈上庠下

庠制度猶簡至於蕪虞夏之禮養陰陽之氣先習射而上功次序而以賢饗燕而有儀禮律大備使觀之者亶亶而知其當周之盛乎大雅所陳亦既詳矣竊跡前事敢試論之夫養老之禮示天子必有尊也習射之事蓋聖王之所務焉若夫安上而治民化民而成俗鮮不重於此矣故禮有養老之制焉有射燕之義焉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然則射之為義盛矣哉是故王者將欲行養老之禮必先舉習射之典前諏以協吉先置以戒期乃率群臣躬行其事和容擇志揖讓周旋比禮樂以居多取正鵠之必中貍繫

之節發心循聲鏃矢之均足以觀德厯有存者擇而用之升之於膠序之中與其鯁鯁之事侑祖割之虔儀叅揔舞之下綴雍雍然皆當世之令人濟濟焉悉真行之吉士不賢者遠有德者并用能列四世以稱首監二代以增郁得賢之盛否昭於往圖講禮之備俯煥於朱葉仲尼因而憲章詩人得以歌詠者其在茲乎國家紹休三后之基登閣百代之制無文成科墜典聿脩帝命式於九圍德教加於百姓尊更老以崇孝弟恢雍泮以興儒學固以超八九之休崇軼三五之步驟寧使夫序賓之道專美於有周哉

仲尼學文武之道論

粵夫緯兩儀炳三代著經國之具美垂振古之妙範
移風易俗顯化成之猷與世作程布時郁之制者此
用文之淵懿也尚七德勵五兵定保大之茂勳備有
征之洪略弔民罰罪助天討之常哉難定功振刑威
之法者此尚武之震服也若乃文德之縣縲武經之
禁戢著是二說非聖神孰能行之懿子貢之嘉議仰
宣父之上智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當世生仲尼也
稟上智之性蘊將聖之德道猶江海而學與彌咸明
並日月而訓言益煥律天時之動靜襲水土之深厚

祖堯舜欽明之德憲文武方策之政歷聘七十之國
授徒三千之衆性與天道而仰者彌高學而時習則
誨之不倦為木鐸者世振其聲教佩象環則服旌於
道義紹素王之德理稟神明之溫粹且謂學於文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著矣國重六經禮樂詩書備矣
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
之刪詩書正義始典墳之素定禮樂明述作同和之
制贊易象洞窮理盡性之旨脩春秋到屬辭比事之
傳灼叙百王之儀矩誕布千載之軌範此用文之盛
矣謂學於武也紹止戈之前訓得安民之勝術故曰

吾戰則克祭則受福百年訓刑可以勝殘去殺矣又
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著筆削則亂臣以之懼任司
寇則正卯為之誅示足食足兵之文壯非威非懷之
詠此乃用武之盛矣若夫相須之盛節未墜之常道
故漢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
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
威之所制者廣故夫先聖鍾睿明之德適弛張之用
昔者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豈不
知至聖備用乎意生稟自誠之性存存而有成學該
稽古之理循循而弗倦著日新之要道隆功陪之廣
業故曰未若丘之好學也歟昔賢所謂兵者刑也刑
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若此則聖
人非學而能矣今言學者蓋由垂世立教化民成俗
大聖兼該故文武並用若夫唐虞之興化本由文武
之道姬旦之致治蓋拘文武之迹若俾仲尼以文武
之道致文武之迹夫何難矣則知禮樂征伐出於天
下之有道者非聖人達於極摯孰能備矣

譎正論

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愚嘗詰
注疏家流止云齊桓公正而不譎者以其伐楚而責

包茅不入問昭王南征不返有以見存臣節而尊王室也故稱其正焉晉文公譎而不正者謂天王狩於河陽因而朝之以臣召君非禮也故稱其譎焉以愚觀之則所謂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夫聖人之道言以尚辭語無重出故云一字為褒貶者取其簡而當也至於品藻諸弟子但云柴也愚參也會由也喭而已若謂齊之正焉但云齊桓公正可矣謂晉譎焉但云晉文公譎可矣復云正而不譎譎而不正者其故何哉愚嘗議之蓋有以也按春秋曰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姬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

之絕之蔡人嫁之明年春齊侯遂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俊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盛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責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也且齊侯之始也以姬之忿而侵於蔡侵蔡得利因而伐楚楚既問罪乃記為勤王之師夫然

則測其始志得不謂之譎乎及賁楚之罪則為正矣
既得其正乃為不譎矣夫晉文公之始也伐原以示
信大蒐以示禮一戰而霸可謂正矣及其天王將狩
於河陽君子譏其以臣召君又朝王而請隧王不許
焉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噫晉之始也正則正矣及其此也臣節何在如此則
始雖正今乃為譎矣愚謂聖人之意以齊桓有管仲
之佐雖始譎終乃復正故正而不譎矣以晉文公季
年無良臣諫弼始雖正終迺復譎故譎而不正矣先
師之言不其終乎

春秋何以見仲尼之志論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之義竊嘗聞焉
仲尼之志未之見也愚也不敏敢試議之夫仲尼生
姬周之末處鄒魯之間聚徒三千大闡儒教憲章文
武祖述堯舜門墻數仞仰之者雖繁堂與彌高升之
者斯寡故自有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聖者也然有
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位故栖栖然遊聘於七十國
曾不一遇夫子知道之不行也身之不達也而又覩
周道陵夷皇綱絕紐禮樂墮壞彝倫攸斁妖災因疊
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因而盈縮

君臣之禮廢父子之恩缺君子在野小人并用四鄰
交爭戎夏共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
征伐不由天子號令出於權臣下陵上替僭逼斯甚
夫子廼喟然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因魯
史而脩春秋舉得失而明黜陟著成敗以彰勸誡其
惡者不得不貶善者不得不褒闡揚大道用振頹綱
故一字之褒寵逾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
撻是以有德者雖賤而必伸敗道者雖貴而必屈附
勢而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懷才而獨運者無所隱其
名斯所謂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者矣

故知聖人之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觀其褒則仲尼
之志見矣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
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斯則其義明矣其後
何休以此語序公羊傳則變其辭云吾志在春秋而
行在孝經也是使後之學者觀之稍迷因為之論庶
幾辯惑者爾

何以措刑論

夫刑法之制有自來矣然歷代公襲其制頗異夫刑
之用小則禁奸邪大則戡暴亂考諸上古又亦不然
夫上古之時世質民淳上布希夷之化俗無爭競之

心故結繩而為政畫而為刑政甚簡而民自治刑至薄而人不犯也其後聖人因於天討遂制五刑上至兵甲不及鞭朴列五等之輕重廼刑罰之大端也自茲已降源流寔繁然夏商周之代漢魏晉之朝或以此而興盛或以此而陵夷其故何哉蓋刑者不可久用久用則民賤民者邦之基邦基既弱國將若之何斯則其猶兵之不戢將自焚乎其鑒不遠在秦皇之世矣然刑之欲措必將有道以撫其俗則庶幾於太古之風矣且人之所懼者刑也所慕者化也當王上無為致治革煩弊之政敦清淨之風行仁愛以及

下布善教以懷民國泰時阜無遠不服蓋上之好善民必從之故孔子云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從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善政則民畏之善教則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以是而言則措刑之道其用善教乎故周之成康世稱其治漢之文景代美其能者蓋遵用於斯也是以周漢之歷祚遐永者亦由是矣今我國家連衡五常方軌三王股肱惟良朝綱具舉民躋富壽之域時返淳朴之風六合晏然四海清謐夷狄奉

職咸為外臣時平俗泰國富刑清雖周之成康漢之
文景固不可同年而語也斯所謂得善教之良術矣
堯湯水旱何以不為民患論

夫陰陽舛度而水旱失常當其為害未有不因其所
由也蓋法度失於下則災變見乎上其或上失其道
國無其人或讒邪得路而日興或忠良含憤而被逐
或兵甲縱暴而弗戢或刑罰苛刻而無當或土木之
功不息或聚斂之法大重由是男怨女曠民不聊生
墜於塗炭踏地無歸所以怨憤之氣積而災沴之患
作矣歷代而下未或無之而堯湯之朝莫斯為甚一

則九載而滔天一則七年而

浩浩沃日赫赫流

金禾黍蕩盡農時靡登而遐邇無菜色上下無離心
海內宴然域中清肅其故何哉愚雖不敏竊議斯言
夫堯湯之水旱者非政教之所失非
之所致也
蓋時之所及不可得而移易也然卒不能為患者蓋
備之有素焉當二時之臨御則孜孜求治宵旰忘疲
敦清淨之教革苛弊之刑教民勤稼穡之務化下絕
澆漓之風賦斂尤薄國富刑清百姓由是阜康六合
於焉平泰明哉之謠作樂只之頌興及其水旱之作
沴也而國方富強民方康壽時既隆盛又何患害之

能及焉故古語有之曰國無九年之儲非國也家無
三年之儲非家也然而當堯湯富庶之代民俗安阜
之時其畜積復何止於九年三年哉是則以九年三
年之儲畜御九載七載之災沴不亦可乎而又畜於
稔歲齊於凶年此治國之大術爾抑又洪範九疇以
農為本良以食者民之天民者邦之本食足則民盛
民盛則邦興如此則縱有災沴患將奚為聊舉斯一
隅則其他可知矣

進無為而治論

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為而治者必當先

有為而致無為臣雖即時仰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
亦皆先有為而後無為誠如聖意臣退而復思曰陛
下有堯舜未治之心而臣愚無臯夔致君之術夙夕
慚懼感處不遑又以奉對之際蹇訥未周謹尋前典
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鑒觀庶幾愚忠上裨
聖政仲尼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已
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
治考於虞書則舜之治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
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於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
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

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嚚傲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皋隆作士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訥朕命。惟允既命，以官因戒。勅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

得不謂之先有為乎？及夫庶績咸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為乎？臣竊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稷、契、皋、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奸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後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為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為也。恭以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茲乃，臣愚不稱職之効也。

臣以為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為而與虞舜比隆而下視三代之盛矣

文潞公文集卷第九

文潞公文集卷第九

表啓

謝奏陳濬河等事不當特放罪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准中書劄子以臣奏陳濬河事不當奉聖旨特放者自天有命跼地無容恩厚如春感極以第臣某中謝臣忝緣薄藝蚤會熙辰被任最隆舉時鮮比竭忠圖報始思謝國之深折理乖方終致論事之過既從吏議合置嚴科仰荷聖慈特從善貸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被漢度兼容寬假老臣矜憐舊物敢不水淵在慮益慎於所為山嶽戴恩尚